麗史提綱

麗史提綱序

高麗史凡一百三十七卷有世家有列傳有志有表辭事散出不可領要市南俞公棨爲是之病略倣朱子凡例表年著統大

麗史提綱序

麗史提綱 十三冊廿三卷
朝鮮 俞棨 撰

高麗史凡一百三十七卷有世家有列傳有志有表辭事散出不可領要市南俞公棨爲是之病略依朱子凡例表年著統大

書提要而又分註以備事緫十
二卷名曰麗史提綱嗚呼欲知
麗氏始終者觀於是而可以如
指掌矣盖嘗論之麗祖之功可
謂盛矣其歷世至於四百七十

年之多無恠也然四百七十年之間治日絶少而亂日甚多至於中葉以後則其亂尤甚矣然究其所以然則莫不由荒怠滛佚以喪其修齊之道故卒爲倫

綱弗正之歸逮自宣惠以後則
又自以爲結親胡元可恃以爲
安而無意於自治故卒至父子
相圖君臣相譖妃匹亦相恨訟
其君若漂偶凍雀之可哀其綿

延歲年者特負疾不死之象命也且如南海之揭陽韓文公尚以爲遠惡至有黄陵之禱而顧乃以千乘之君只與數十傔徒接踵於此而卒死於道路至於吐

蕃之謫則又不忍言矣羯羠之
愛其可恃哉故麗氏歷世之多
不若不多之爲愈也然南宋之
人尚稱其風俗之好何也盖當
庚虜充塞之時以嘗臣服於宋

朝也蘘閑海陸朝聘猶通又嘗
求醫容救忠歎此實天理之不
泯者故時有禮義之俗而見稱
於中朝如此且受其臣忠義之
報前有李益齋諸公後有鄭圃

隱諸賢其事迹昭著此皆屢書而不一書者也豈所謂積陰之中陽未嘗無者耶盖嘗聞大綱㬥舉而鑒戒著矣今公此書殆庶幾焉昔司馬公編進資治通

鑑撰其名義盖欲資世治而通

爲後鑑也俞公用心之勤未必

不出於此而惜乎未及

奏御也然此書終不可私也儻

有天幸得家

睿覽則其有助於
聖朝之鑒戒也豈其少哉語曰
法後王何也以其近也然則其
所不可法者亦當愈近而愈爲
戒也愚既爲是說以列篇首而

因有所感焉夫高麗以東表偏服距金闕萬有餘里而其見稱於朱夫子者甚詳其爲榮耀豈止如華袞而已而爲麗史者乃無一言以爲引重者豈當時文

獻不足而然歟我
朝風敎專尚洛建一變麗俗使
當朱子之世則其所稱道又當
如何而謂今日又以爲如何也
竊不勝慨然太息而回攷麗朝

之猥見稱說者數條隨類附見
使覽者有考焉嗚呼九原可作
則市南公亦必莞尒而笑也
崇禎丁未元月二十六日思津
宋時烈序

麗史提綱凡例

我東方自箕子以後即有文字而載籍無徵三國分爭各有文史然亦多不傳金富軾撰三國史所載類皆荒誕不足憑信且世代遼遠國政沿革人物出處無可考信故今斷自高麗太祖即位之後編年作書名以麗史提綱

麗史蓋倣歷代全史之體故其世家則只載年月綱領而已其餘國政沿革人物出處可鑑可戒者皆散在雜志列傳之中學者尔見漫

不省先後次序雖曰一書而其實三書也且卷秩甚多披覽未半輒至厭倦吳氏澐爲是之病作纂要以便觀覽而但紀年則所載太略事實之可攷者盡在列傳是亦未免一冊而二書叅考之難猶夫前也通鑑雖湊合成書而旣無綱目之別編年之次觀者亦無以挈其綱要今姑取麗史世家綱領及諸書特筆者爲之綱旁搜列傳雜志及諸書中事迹以爲目而分注其下雖世家所不載而必當立綱處則亦別立綱而注其事至於筆法處

貶則略倣舊史不敢以妄意多所增損

本國雖歲奉中國正朔而此書乃本國私紀故以本國紀年而分注中國年號於其下且書甲子於逐年之上行外以表之兼取其見於宋史者以訂其同異

此書雖起自麗祖之即位而當時新羅百濟尚存故麗祖統合以前則用綱目無統例列書三國於甲子下但麗濟皆本於羅故略用君臣之例

編年之際或春無可紀之事則首書夏夏秋冬

亦然若一年全無可紀之事則祗書年以表之而已不敢依春秋雖無事而必書春秋以成歲之例

凡一歲中但用月分編定之而已不敢用春秋以日紀事之例

凡注事於綱領之下皆旁搜諸書考訂日月至於日月不可考而事不可不紀者及人物行迹相隣而無甚異同者則不別立綱而只以類附見焉

凡列傳雜志中但紀其年而無日月可考者則

不得已於逐年之末立綱以見焉

凡稱宗稱陛下太后太子節日詔制之類雖涉僭僞今不可盡行刪削故只仍當時所稱

禑書紀年只仍吳氏纂要之例不敢有所改易

凡事大交隣朝聘往來雖煩必書天灾時變雖不可盡書而如日食地震彗孛飛流之類雖煩必書至於星辰晝見風雷霜雹人妖物恠等則只書其特異者焉

如燃燈八關醮祀等事及其餘歷代例行而不可盡紀者則只於始見處並著其首末

凡事有相連不可分紀者則或於首起處終言之使無散漫

凡除拜國相雖煩必書如君子小人表表用舍之處則雖非相職亦書

凡人物事迹隨事編摩而其有遺漏者則收入於書卒之下

凡官制沿革各隨當時所稱而書之

凡州縣名號各注今名於其下而不可考者則闕之

凡讖緯不經荒誕鄙俗之說今皆刪去秖存其

近實者

凡有可疑不可為典要者則分注録之以附傳疑之義

凡諸書中先儒及史家評論間取而並載之當時史官則稱史臣後日撰史時諸臣則稱史氏若其人姓名可考者則皆書某氏某

凡文字艱澁難看者謬可疑處不敢輒改並仍其舊

凡附愚見處則以按字別之而圈其上

麗史提綱纂輯諸書

高麗史

東國通鑑

東國史略

東國兵鑑

東史纂要

益齋亂稿

櫟翁稗說

牧隱集

破閑集
補閑集
錦南集
慵齋叢話
靑坡劇談
筆苑雜記
輿地勝覽

麗史提綱目録

麗史提綱卷之一

太祖紀

姓王氏名建隆之子

戊寅 新羅景明王二年㊀後石濟㊁後梁貞明四年 二十六年○高麗天授元年㊂契丹神冊三年

夏六月泰封諸將立王建爲王國號高麗泰封王弓裔走死

初泰封王弓裔兇虐日肆羣臣震懼莫保朝夕
騎將洪儒裵玄慶申崇謙卜智謙等相與密謀
夜詣王建第謂建曰自三韓分裂羣盜競起今
王奮臂大呼夷滅草寇三分遼左據有太半立
國定都將二紀餘今不克終縱虐太甚淫刑以
逞殺妻戮子誅夷臣僚民墜塗炭疾之如讎桀
紂之惡無以加也廢昏立明天下之大義請公
行殷周之事建作色拒之曰吾以忠義自許王
雖暴亂安敢有二心以臣伐君斯謂革命予實
不德敢效湯武之事乎古人云一日為君終身

為主况延陵季子曰有國非吾節也乃去而耕
焉吾豈過延陵之節乎儒等曰時難遭而易失
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國中民庶受其毒痛者日
夜思欲復之且權位重者並遭虐殺略無所遺
今之德望未有居公右者衆情所以望公也公
若不從吾等死無日矣建夫人柳氏從帳中出
謂建曰擧義代虐自古而然今聞諸將議妾猶
奮發况大丈夫乎手提甲領以被之諸將遂扶
擁而出行君臣之禮黎明令人馳且呼曰王公
已擧義旗矣國人聞風來赴者甚衆先至宮門

皷譟以待者亦萬餘人裔聞之驚駭曰王公得之吾事已矣遂從北門出變服亡去尋為斧壤(今平康)民所害建遂即王位國號高麗建元天授

○弓裔者新羅憲安王之子也以重午日生憲安王以俗忌惡之使人殺之使者取襁褓中投之樓下乳婢竊捧手觸眇一目遂抱逃而竊養之年十餘祝髮為僧既長軒輕有膽氣見國家衰亂遂嘯聚羣盜叛掠北原(今原州)其後略地漸廣盡有高句麗之地都鐵原自稱泰封王猜忍驕虐誣構臣下以叛逆日殺數百將相遇害者

十有八九其妻姜氏正色諫之裔怒以烈火燒鐵杵撞其陰殺之並殺其二子臣民惴惴大小離心故及於敗○王建松嶽郡人建父隆世居松嶽唐乾符四年丁酉生建於松嶽南第神光紫氣耀室充庭幼而聰明睿智龍顏日角方頤廣顙器度雄深語音洪大有濟世之量新羅末弓裔據高句麗故地都鐵原隆時為松嶽郡沙粲（新羅官名）以郡歸裔裔大喜隆說裔曰大王若欲王朝鮮卞韓肅慎之地莫如先城松嶽以吾長子建為其守裔從之使建築勃禦塹城（在松京）仍

爲城主時年二十其後爲裔略地功甚多進爲
閼粲(新羅官名)時弓裔淫虐日甚誅殺相繼常自言
我得彌勒觀心法能知人陰私一日召建怒目
視之曰卿昨夜聚衆謀反何耶建神色自若輾
然而笑曰烏有是哉裔曰卿莫紿我我能觀心
所以知也我將入定以觀了說其事乃合眼負
手仰天良久時掌奏崔凝在側佯墮筆下庭取
之過建微語曰不服則危建乃悟曰臣實謀反
罪當萬死裔大笑曰卿可謂直也即以金銀粧
鞍轡賜之曰卿勿復誑我使將水軍由海道出

之王杖策立厲聲叱之曰朕雖以汝輩之力至此豈非天乎天命已定汝敢爾耶宣吉見王神色自若疑有伏甲與衆走出衛士追及毬庭盡擒殺之香寔後至知事敗亦亡走追兵獲殺之

高麗以朴儒參斷國政 儒海州人性質直通經史初仕弓裔見政亂棄官隱山谷間至是来見王以禮待之謂曰致理之道惟在求賢今卿之来如得傅巖渭濵之士仍賜冠帶令管機要參斷國政賜姓王氏

高麗大

将軍伊昕巖謀叛伏誅昕巖居禰末年守熊
州今公州聞王即位潛懷禍心不召自至刑臺令
閻萇等知其陰謀以告王王以情分素厚故不
忍加法其後昕巖叛狀益著遂下獄王親讓之
曰汝素蓄兇心自陷刑辟法者天下之公不可
私撓遂誅之
不問黨與
秋八月高麗遣使于
新羅後百濟王初即位恐邊境搆患分
遣使臣重弊卑辭以示和

好之意

後百濟王甄萱遣使聘于

高麗

萱尚州加恩縣人本姓李父阿慈介以農自活起家為將軍生萱幼而俊異年十五自姓甄及長體貌雄奇志氣倜儻為新羅南海防戍裨將及羅政漸亂萱嘯聚亡命襲武珍州今光州自立為王國號後百濟後都完山今全州拓土漸廣盡有百濟故地至是聞高麗王即位遣使來賀王使人迎于甘彌縣厚禮遣之

高麗熊運等十

餘州反附于百濟運州今洪州○高麗初定租稅征賦法弓裔專事徵斂征賦無藝百姓怨若流亡者多至是改定租稅征賦用天下通法民乃安之九月高麗以侍中具鎭爲羅州道大行臺鎭辭以久勞于前主不肯行王不悅謂劉權說曰昔予歷試險阻而來嘗告勞者實懼嚴威也今鎭固辭不行

可乎權説對曰實以勸善罰以懲惡宜加嚴刑以戒羣下王然之鎮懼謝罪遂行

高麗以王式廉為廣平侍郎出鎮平壤

王謂羣臣曰平壤故都荒廢雖久基址尚存而荊棘滋茂蕃人遊獵於其間因而侵掠邊邑為害大矣宜徙民實之以固藩屏為百世之利遂以平壤為大都護府遣式廉守之式廉王之堂弟也

高麗遣將軍能植鎮清

州初王以清州多變詐遣將軍洪儒庾黔弼以兵千餘人鎮鎮州今鎮川以備之後聞清州客與百濟通好叛王王遣植將兵鎮撫州人不克叛

冬十一月高麗設八關會

望日設八關會於闕庭置輪燈一坐列香燈四傍又結兩綵棚呈百戲歌舞於前皆新羅故事

世八關之戒一曰不殺生二曰不偷盜三曰不淫泆四曰不妄語五曰不飲酒六曰不坐高大床七曰不着香華八曰不自樂觀聽自此每歲

仲冬之望常設會以爲恒式崔氏溥曰新羅眞興王始行八關之會其無稽作俑之罪大矣麗祖自謂得國資諸佛衛護設燃燈八關以之定朝儀爲國家大事是豈貽燕之謨乎終高麗之世君臣同樂以爲先務能知此會之不經而毅然革罷者一成宗之外無聞焉可勝歎哉

己卯 新羅景明三年○後百濟二十七年○高麗天授二年 ◯ 後梁貞明五年○契丹神冊四年

春正月高麗移都于松嶽刱宮

闕置三省六尚書官九寺立市廛辨坊里分五部置六衛改鐵原為東州

高麗

刱十寺于都內

創王輪法王等十寺于都城之內兩京塔廟肖像之廢缺者並令修葺時王留意陰陽浮屠之術叅謀崔凝諫曰傳云當亂修文以得人心王者雖當軍旅之時必修文德未聞依浮屠陰陽以成大業也王曰斯言朕豈不知然我國土俗好佛神欲資福利方今兵革未息安危未決朝夕栖遑不知所措唯思佛神陰助山川靈應倘

有效於姑息豈以此為理國得民之大經乎待亂定居安方可以移風俗美教化也按麗祖立國屬草規模制作固多未遑而十寺之刱乃在立廟定社之前何其先後之倒置也是麗祖非但不能華羅季佞佛之弊化蓋亦效尤而甚者也其後世子孫之崇奉信惑有不足深責此麗氏之所以每欲變夷而終不能免於夷也

高麗追王三代

尊曾祖考為始祖元德大王妣為貞和王后祖考為懿祖景康大王妣為元昌王后考為世祖威武大王妣為威肅王后

高麗城平壤

始置西京官僚

庚辰 新羅景明四年○後百濟二十八年○高麗天授二年○後梁貞明六年○契丹神冊五年

春正月新羅遣使聘于高麗時道路多梗至是始遣使通好秋九月百濟遣使聘于高麗○冬十月百濟寇新羅萱攻陷大良今陝川仇史在慶州二郡至于進禮郡今錦山王遣使求救於高麗高麗遣兵救之萱遂

引兵還自此怨
高麗始有隙

高麗王巡撫北界 初弓
裔將尹瑄見裔縱虐遂率其黨走北界聚衆至
二千餘人居鶻巖城召黑水蕃種久爲邊患聞
王即位率衆來 王以北界數爲
狄人所侵反覆可虞親幸鎮撫之

辛巳
新羅景明五年○後百濟二十九年○高麗天授四年 ○後梁龍德元年○契丹神冊六年

春二月黑水酋長高子羅率

衆附于高麗○達姑狄冠新羅

高麗邀擊大敗之 達姑狄北胡別部也將入寇新羅道由登州與今永高麗將軍堅權邀擊大敗之匹馬無還者新羅王聞之喜遣使致謝于高麗

冬十月高麗王幸西京○十二

月高麗冊子武爲正亂備 初王之出鎮羅州也

幸木浦在羅州居民女吳氏生子武至是王欲立以為嗣以其母側微恐不得立乃以故笥盛柘黃袍賜吳氏吳氏以示大匡朴述熙述熙揣知王意請立武為正胤王從之正胤即太子也

壬午 新羅景明六年○後百濟○後梁龍德二年○三十年○高麗天授五年○契丹天贊元年

春二月契丹遣使聘于高麗○

秋七月新羅溟州將軍順式遣

子請降于高麗順式守溟州鮗江久不服王患之侍郎權說奏曰順式父許越今為僧在內院宜遣諭之王從之順式遣子歸附後與其諸子率衆來朝賜姓王氏冬十二月新羅眞寶城主金洪術遣使降于高麗○高麗王幸西京是歲徙諸郡良家子弟以實西京每歲未巡幸以為常

癸未 新羅景明七年○後百濟三十一年○高麗天授六年○後唐同光元年○契丹天贊二年

春三月高麗以新羅下枝縣將軍元奉為元尹下枝縣今安東屬縣豐山縣奉聞王威德以城來降故有是命夏六月新羅命旨城將軍城達降于高麗命旨城今抱川○秋八月新

羅碧珍郡將軍良文降于高麗

碧珍今星州

甲申 新羅景明八年○後百濟三○後唐同光二年
十一年○高麗天授七年○契丹天贊三
年

秋七月百濟侵高麗百濟王萱遣子須彌
康良劍等來攻曺勿郡王命將軍哀宣王忠救
之哀宣戰死郡人固守須彌康等失利而歸

八月百濟遣使聘于高麗○九月新羅王昇英薨母弟魏膺立

諡景明王當羅氏之衰境土日蹙僅能繼祀而已 高麗遣使弔

新羅麗王聞新羅王薨為之擧哀設齋追福遣使來弔

乙酉

新羅景哀王元年○後百濟三十三年○高麗天授八年 ㊀ ○後唐同光三年○契丹天贊四

年春三月高麗王幸西京○秋

九月新羅買曹城將軍能玄降

于高麗○冬十月新羅高鬱府

將軍能文降于高麗高鬱今永川○高麗

遣征西大將軍庾黔弼攻百濟

初王患北界鶻巖鎭數爲北狄所侵遣黔弼鎭之黔弼至鎭築大城於鶻巖東山招集北蕃酋長三百餘人饗之酒食乘其醉脅之以威諸酋皆服遂遣使諸部曰爾酋長旣服爾等亦可歸順於是諸部相率來附威惠大行北土以寧至是王以黔弼功多拜征西大将軍召還使攻百濟燕山鎭今文義斬百濟将吉奐又攻任存郡今大興殺獲三千餘人是月王聞甄萱将北遂自将而南黔弼引兵會之

高麗王自将伐百濟及

百濟王萱戰于曹勿郡百濟請和高麗許之

王引兵至曹勿百濟王萱亦至濟兵銳甚上軍將悌弓中軍將三忠等戰不利獨下軍將朴守卿力戰得捷王欲與相持以老其師既而征西將軍庾黔弼將兵來會兵勢大振萱懼遣使乞和王許之萱以外甥真虎為質王亦以堂弟王信交質以萱十年之長稱為尚父王欲召萱至營論事黔弼諫曰人心難測豈可輕與敵相狎王乃

止新羅王聞高麗與百濟和遣使告麗王曰萱反覆多詐不可親麗王然之

十一月耽羅貢方物于高麗○百濟寇新羅取居昌等二十餘城○百濟遣使稱藩于後唐 唐策萱為百濟王

丙戌

新羅景哀二年○後百濟三十四年○高麗天授九年○後唐天成元年○契丹天顯元

年夏四月百濟侵高麗百濟質子真而死於高麗麗王送其喪歸萱以為高麗殺之遂殺王信進軍熊津麗王命諸城堅壁不出新羅聞之遣使告麗王曰甄萱違盟擧兵天必不祐若大王奮一鼓之威萱必自敗麗王答曰吾非畏萱俟惡盈而自僵耳先是萱送絶影名馬於高麗至是聞讖有絶影名馬至百濟亾之語悔之使人請還其馬麗王笑而許之

高麗遣使如唐

丁亥 新羅景哀三年○後百濟三十五年○高麗天授十年○後唐天成二年○契丹天顯二年

春正月高麗王自將伐百濟龍州降之 龍州今龍宮 時甄萱違盟屢擧兵侵邊麗王含忍久之萱益稔惡頗欲强呑故麗王伐之新羅出兵助之 高麗王入運州破百濟兵於城下○夏四月高麗

王攻百濟熊州不克○秋七月
高麗遣元甫金樂等攻破百濟
大良城八月高麗王徇百濟康
州下之王徇康州川今晉過高思曷伊城聞今
慶城主興達降之於是百濟諸城
皆降於
高麗九月百濟王甄萱寇新羅

龍襲破都城執王弑之立金傅為
新羅王大掠而還萱攻燒近品城今山陽進襲高鬱府逼
至王畿王遣使告急于高麗麗王謂侍中公萱
等曰新羅與我同好已久今有急不可不救遣
公萱等將兵一萬赴之未至萱以輕兵猝入都
城時王方與妃嬪宗戚出遊鮑石亭置酒娛樂
忽聞兵至倉卒不知所為王與夫人走匿城南
離宮從臣宮女俱被陷沒萱縱兵大掠入處王

宮令左右索王置軍中逼令自盡强辱王妃縱其下亂其嬪妾立王表弟金傅為新羅王虜王弟孝廉宰臣英景等盡取子女百工兵仗珍寶以歸崔氏溥曰景哀之時甄賊跋扈侵逼郊畿猶且荒淫遊佚燕安自肆鮑石之樂方酣而萱兵奄至君臣被戮宮闈見辱言之可謂於悒

高麗王自將救新羅與百濟王萱戰于公山敗績麗王聞甄萱已入都城王遇害大怒

遣使吊祭。自率精騎五千，星夜南馳，遇萱於公山今大丘之桐藪。萱縱兵大戰，高麗兵大敗。萱兵圍王甚急。高麗大將軍申崇謙與元甫金樂力戰死之。擧軍幾盡，麗王僅以身免。萱乘勝追北，取大木郡今木川仁同屬縣若木縣亦名大木未詳孰是燒盡田野積聚。冬十一月，百濟侵高麗碧珍郡。正朝索湘死之。正朝官名○十二月，百濟遣使于高

麗萱寄書高麗曰昨者新羅國相金雄廉等將召足下入京有同鼈應黿聲是欲鷃披隼翼必使生靈塗炭社稷丘墟是用先着祖鞭獨揮韓鉞誓百僚如皦日諭六部以義風不意奸臣遁逃邦君薨變遂奉景明王之表弟憲康王之外孫勸即尊位再造危邦喪君有君於是乎在足下不詳忠告徒聽流言百計窺覦多方侵擾尚不能見僕馬首拔僕牛毛冬初都頭索湘東手於星山陣下月內左相金樂曝骸於美利寺（利勝覽作口在吳丘）下殺獲居多追禽不少強羸若

此勝負可知所期者掛弓於平壤之樓飲馬於
浿江之水然以前月呉越國使班尚書傳王詔
旨知卿與高麗比因質子之兩亾遂失和親之
舊好今專發使赴卿本道又移文高麗宜相親
比永孚于休僕義篤尊王情深事大及聞詔諭
即欲祇承但慮足下欲罷不能困而猶鬪今録
詔書寄呈請留心詳悉且獫盧迭憊終必貽譏
蚌鷸相持亦為所笑宜迷復之為戒無後悔之
自貽麗王復書曰華軺屢使爰致制書兼承教
誨雖增感激難遣嫌疑今托回軒輙敷危衽僕

仰承天假俯迫人推過叨将帥之權獲赴經綸
之會頃以三韓厄會九土凶荒黔黎多罹於黄
巾田野無非於赤土廣發弭風塵之警有以救
邦國之灾爰自善隣於焉結好及至酉年時維
陽月忽焉生事至於交兵足下始輕敵而直前
終知難而勇退拱手陳辭指天作誓僕亦尚止
戈之武期不殺之仁遂解重圍以休疲卒不辭
質子但欲安民此則我大有德於南人也豈謂
歃血未乾兇威復作蜂蠆之毒侵害於生民虎
狼之狂爲梗於畿甸金城窘迫黄屋震驚仗義

尊周誰似桓文之霸秉閒謀漢惟看莽卓之奸
致使王之至尊枉稱子於足下尊卑失序上下
同憂足下見毫釐之小利忌天地之厚恩斬戮
君王焚燒宮闕葅醢卿士虔劉士民姬姜則取
以同車珍寶則奪之稇載元惡浮於桀紂不仁
甚於梟獍僕怨極崩天誠深卻日廢效鷹鸇之
逐以申犬馬之勤再擧干戈兩更槐柳動必成
功擧無虛發逐尹郃於海岸積甲如山禽鄒祖
於邉城伏屍蔽野燕山郡畔斬吉奐於軍前馬
利城今安陰邉戮隨晤於纛下拔任存之日邢積

等數百人捐軀破青州之時直心等四五輩投首桐藪望旗而潰散京山州今星含璧而投降康州則自南而來歸羅府則自西而移屬侵攻若此收復寧遙必期泜水營中雪張耳之恨烏江亭上成漢王之功竟息風波永清寰海天之所助命將何歸況承吳越王殿下特出綸於丹禁諭戢難於青丘既奉訓謨敢不尊奉若足下祇承睿意悉戢兇機不但副上國之仁恩抑亦紹東海之絕緒若不過而能改其如悔不可追。高麗遣使如唐。

戊子 新羅敬順王元年○後百濟三十六年○高麗天授十一年○後唐天成三年○契丹天顯三年

春正月高麗元尹金相救康州敗死百濟侵康州高麗元尹官名金相等將往救之路經草八今草溪城為城主興宗所敗金相死之

夏五月百濟王襲康州高麗將軍有文降于百濟高麗

康州守将珍景運粮于古子郡百濟潛師襲康州珍景等還戰而敗死者三百餘人将軍有文遂降于萱

秋七月高麗王自将攻百濟三年城不克三年城在報恩

○百濟侵高麗清州将軍庚黔弼擊敗之初麗王命黔弼城湯井今温陽郡時百濟将金萱哀式等領兵三千餘人来侵清州一日黔弼登郡南

山坐睡夢一大人言明日西原必有變宜速往救黔弼驚覺徑趣清州與戰敗之追至禿岐鎭殺二百餘人

百濟遣將城陽山高麗擊走之

百濟使將軍官昕城陽山（今沃川屬縣）麗王如忠州命元甫王忠將兵擊走之昕退保大良城縱軍芟取大木郡禾稼分兵屯烏於谷於是竹嶺路塞麗王命王忠等往諜于曹勿郡

冬十一月百濟拔高麗烏於

谷城 百濟王萱選勁卒攻拔烏於谷城殺戍卒千餘人將軍楊志明式等六人出降王集諸軍于毬庭以六人妻子徇諸軍棄市 高麗王巡視北界

己丑 新羅敬順二年○後百濟三十七年○高麗天授十二年○後唐天成四年○契丹天顯四年

夏六月天竺僧三藏至高麗

王備儀迎之○秋七月百濟拔
高麗義城守將金洪術死之萱以甲卒五千攻義城拔之城主將軍洪術戰死麗王聞之哭之慟曰吾失左右手矣萱又侵順州麗將元奉適
冬十月百濟圍高麗加恩、
縣不克加恩縣今聞慶屬縣○十二月百濟圍古

昌郡高麗王自將救之古昌今安東

庚寅 新羅敬順三年○後百濟三十八年○高麗天授十三年○後唐長興元年○契丹天顯五年

春正月新羅載巖城將軍善弼降于高麗時羣盜競起所在侵掠麗王欲通使新羅以路梗為患弼居載巖今真寶以計通好于新羅因捍賊屢有功麗王厚遇之

高麗王

伐百濟兵于古昌大破之東方州郡盡降於高麗

麗王救古昌至禮
安鎮與諸將議曰
戰若不勝將如之何大相公萱洪儒等曰脫或
不利不可從竹嶺道還宜預修間路將軍庾黔
弼曰臣聞兵兇器戰危事有死之心無生之氣
然後可以決勝今臨敵不戰先慮折北何也若
不及救以古昌三千餘衆拱手與敵豈不痛哉
臣願進軍急擊王從之丙戌進次古昌郡之瓶

山萱軍石山相距五百步許王遂及萱戰至日暮庾黔弼引輕兵自猪首峯奮擊之百濟兵大潰萱脫身走獲百濟侍郞金渥等濟軍死者八千餘人王入城謂黔弼曰今日之捷卿之功也以古昌郡城主金宣平為大匡權幸張吉為大相幸本姓金以其達權歸順賜姓權氏於是永安(即下枝縣)河曲直明(河曲疑今臨河直明疑今一直並屬安東)松生(今屬青松)等三十餘郡縣相繼來降王之與萱戰也萱別遣將攻陷順州掠人戶而去王即移軍順州修其城池罪將軍元奉

二月

高麗遣使告捷于新羅麗王遣使告古昌之捷新羅遣使報□致書請相見是時新羅東邊沿海州郡皆降於高麗自溟州至興禮總百十餘城 秋八月芋陵島遣使貢方物于高麗島在東海中 冬十二月高麗王如西京創置學校置博士官

以秀才廷鶚為書學博士別創學院
聚六部生徒教之賜絲帛以勸之

新羅敬順四年○後百濟三十九年○高麗天授十四年 ○後唐長興二年 ○契丹天顯六年

春二月新羅王及高麗王會于都城 新羅又遣使高麗王請相見辛亥麗王率五十餘騎至畿內先遣將軍善弼問起居王命百官迎于郊遣王弟相國等迎于城門外王出應門外迎拜麗王答拜王

由左麗王由右揖讓升殿麗王命扈從諸臣拜王情禮備至仍宴于臨海殿酒酣王曰小國不天為甄萱椽喪何痛如之泫然泣下左右莫不嗚咽麗王亦流涕慰籍之麗王遺王太后夫人國相以下禮物有差

夏五月高麗王還

癸未麗王還王送至穴城以相國金格廉為質而從都人士女感泣相慶曰昔甄氏之来如逢豺虎今王公之来如見父母

秋八月高麗遣使聘于新

羅遣王鞍馬綵錦幷賜百官綵帛軍民茶幞頭僧尼茶香等物有差

高麗令北界州鎮築館于城外麗王下制曰北蕃之人人面獸心飢來飽去見利忘恥今雖服事向背無常宜令所過州鎮築館城外待之

高麗流大臣庾黔弼于鵠島聽讒言也崔氏溥曰中庸九經尊賢居一而尊賢之事去讒為先漢光武時人有上章告馮異權重

者帝以章示異仍報曰将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由是讒言不行奈何麗祖遽信讒人萋斐之説放逐勲賢竄之鮫鰐之鄉幾不得生回後雖悔悟復何益哉

麗史提綱卷之一

麗史提綱卷之二

太祖紀下

壬辰 新羅敬順五年○後百濟四十年○高麗天授十五年○後唐長興三年○契丹天顯七年

夏五月高麗西京大風 西京大風屋瓦皆飛時又有民家雌鷄化為雄麗王下教曰朕頃葺西京徙民實之庶幾平定三韓将都於此

今者民家雌鷄化雄大風頹壞宮舍夫何灾變
至此也昔晉有邪臣滔蓄異謀其家雌鷄化為
雄不悛其惡卒致誅滅吳王劉濞之時大風毀
門拔木濞不知戒亦以覆亾今賦貢煩重勞役
不息竊恐緣此以致天譴夙夜憂懼不敢遑寧
尚慮羣臣不行公道使民怨咨式懷非分致此
變異各宜悛心毋及於禍　六月百濟將龔直降
于高麗直守百濟燕山郡為萱腹心以其
長子直達次子金舒及一女為質

於萱嘗朝百濟見其無道謂直達曰今見此國奢侈無道吾雖容通不願復来聞高麗王公文足以安民武足以禁暴故四方無不畏咸懷德予欲歸附汝意何如直達曰自入質以来觀其風俗惟恃富強競務驕矜安能為國今大人欲歸明主保安弊邑不亦宜乎直達當與弟妹侯隙而歸縱不得歸死無恨矣願大人勿以為慮直遂決意来朝麗王大悅遇之甚厚萱聞直降大怒因直達金舒及其女烙斷股筋直達死金舒獲不死百濟亾後乃生還

月高麗王遣子武巡北界○九
月百濟侵高麗萱遣將相貴以舟師入禮城江焚鹽今延安白今白貞德今豐三州船一百艘取猪山島牧馬而歸又使將軍尙哀等攻掠大牛島麗王命大臣萬歲等救之不利
冬十月高麗召庾黔弼
還大牛島之役萬歲等不利麗王患之黔弼自鵠島上䟽曰臣雖負罪在貶聞百濟侵

我海鄉臣已選本島及包乙島丁壯以充軍隊
又修戰艦以禦之願上勿憂王見書泣曰信讒
逐賢予不明也即遣使召還慰之曰卿實
無罪見謫曾不怨憤惟思輔國予甚愧之十
一月高麗內奉卿崔凝卒凝黃州人自幼
力學既長通五經善屬文有公輔器嘗事弓裔
為翰林郎草制誥甚愜其意裔曰所謂聖人得
非斯人耶及事王夙夜恪勤多所獻替麗王甚
重之嘗謂曰卿學富才高兼識治體憂國奉公

匪躬蹇蹇古之名臣無以過也至是卒年三十五年甚痛悼之謚熙愷後配享太祖廟庭

高麗遣使如唐○高麗王自將攻百濟一牟城拔之一牟城今燕岐用龔直之策也

癸巳 新羅敬順六年○後百濟四十一年○高麗天授十六年○後唐長興四年○契丹天顯八年

春三月唐遣使冊高麗王建

為高麗王夫人柳氏為河東郡

夫人 柳氏貞州人三重大匡天弓之女王之為泰封將也將兵過貞州宿天弓家柳氏因侍寢焉其後絶不相聞柳氏守志剃髮為尼王聞之召以為夫人高麗自是除天授年號始行後唐年號

百濟寇新羅高麗征南將軍庾黔弼擊敗之 百濟統軍神劒等兵至槥山城阿弗

鎮等處刼掠人物麗王恐濟兵復入羅都命征
南大將軍庾黔弼往救之黔弼自義城選壯士
八十人赴之至槎灘謂士卒曰若遇敵於此吾
必不得生還但慮汝等同罹鋒刃其各善自為
計士卒皆奮曰吾輩盡死則已豈可使將軍獨
不生還乎因相與誓心既涉灘遇百濟軍黔弼
欲與戰濟兵見黔弼部伍精銳不戰自潰黔弼
至新羅老幼出城迎拜垂泣言曰不圖今日得
見大匡微大匡吾其魚肉乎黔弼留七日而還
遇神劒等於子道與戰大破之禽其將今達興

弓等殺獲甚多

甲午 新羅敬順七年○後百濟四十二年○高麗太祖十七年○後唐清泰元年○契丹天顯九年

春正月高麗王巡歷西北界

夏五月高麗王幸禮山鎮王下

制略曰予造此新邦勞役瘡痍之民豈予意哉但干戈未定巡省州鎮欲令赤子得免綠林之

難由是男盡從戎婦猶在役不忍勞苦或逃匿山林或號許官府者不知幾許王親權勢之家或從而陵暴予豈家至而目睹宣爾公卿將相諒予愛民之意民有論訴官吏掩護者輒以名聞

高麗西京旱蝗○秋七月渤海國世子大光顯率衆奔高麗

渤海本粟末靺鞨也唐武后時高句麗人大祚榮進保遼東唐睿宗封為渤海郡王因自稱渤

海國並有扶餘肅慎等十餘國有文字禮樂官府制度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地方五千餘里衆數十萬世與契丹為讎後唐同光三年契丹大舉攻之圍忽□城渤海王大諲譔戰敗乞降其國遂亡於是渤海人前後奔高麗者連歲接踵以千萬計至是渤海世子大光顯率衆數萬来投麗王賜姓名曰王繼附之宗籍特授元甫守白州以奉其祀賜僚佐官爵軍士田宅有差

九月高麗王自將攻百濟運州

及百濟王萱戰大敗之 麗王自將攻運州百

濟王萱簡精甲五千至城下使謂麗王曰兩軍

相鬪勢不俱全恐無辜士卒多被殺傷宜結和

親各保封疆麗王會諸將議之右將軍庾黔弼

曰今日之勢不容不戰願上觀臣等破敵勿憂

也遂乘其未陣以輕騎數千横擊之斬獲三千

餘級百濟軍大敗萱狼狽脫走於是百濟熊津

以北三十餘

城聞風自降 高麗參知政事王儒

卒即朴儒也謚章順

乙未新羅敬順八年○後百濟四十三年○高麗太祖十八年○是年新羅亡○後唐清泰二年○契丹天顯十年春三月百濟甄神劍囚其君萱於金山佛寺殺其弟金剛自立為王初百濟王萱多妻媵有子十餘人第四子金剛身長

多智萱將愛之欲傳其位其兄良劍龍劍出鎮于外但神劍在側伊餐名官能奐使人與良劍龍劍陰謀勸神劍作亂神劍遂與能奐晝策囚萱於金山寺殺金剛自立為百濟王按甄萱起自嘯聚能廣土拓境奄有百濟之舊㕔嗟三韓餘四十年其財力之畐、兵之強足以雄麗羅而先鳴矣然其残虐狼貪斬艾生靈曾草管之不如已足以覆國絶世矣加以父子之閒愛憎不均繼嗣未定其卒喪身於賊子者非恠也宜也所謂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者非萱之謂歟

高麗以庚黔弼為都統大將軍出鎮羅州麗王謂諸將曰

羅州界四十餘郡爲我藩籬久服風化近爲百
濟所劫掠五年之間海路不通誰爲我撫之洪
儒朴述熙等曰臣雖無勇願效尺寸王曰凡爲
將帥貴得人心大匡公萱悌弓等曰黔弼可王
曰予亦思之但近者新羅路梗黔弼往通之予
念其勞未敢再命黔弼曰臣年齒已衰然此國
家大事敢不竭力王喜垂涕曰卿若承命何喜
如之遂拜都統大將軍送至禮成江賜御船遣
之及黔弼經略羅州而還
王又幸禮成江迎勞之　夏六月甄萱

奔高麗萱在金山三月飲醉守卒與季男能乂及嬖妾等奔羅州請入朝于高麗王使庾黔弼由海路迎之及至待以厚禮稱萱爲尚父授館南宮位百僚上賜楊州爲食邑兼賜金帛奴婢各四十口廐馬十匹秋九月高麗王幸西京○冬十一月新羅降于高麗國亡王以四方土地盡爲他有國勢孤弱不能自立乃與羣臣謀降

高麗有一王子諫曰國之存亾必有天命當與忠臣義士收合人心以死自守力盡而後已豈宜以一千年社稷一朝輕以與人王曰孤危若此旣不能強又不能弱至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吾不忍也乃使侍郎金封休賫書請降於高麗王子哭泣辭王經入皆骨山倚巖爲屋麻衣草食以終其身吳氏澐曰王子義烈可與北地王諶爭光日月而名不傳東方文獻埋沒可惜

○封休至高麗麗王受書遣使往報王遂率百僚發王都都人士女皆從之香車寶馬連亘三

十餘里道路塡咽觀者如堵麗王遣人中路問
慰癸卯王至開京麗王備儀出郊迎勞舘于柳
花宮妻以長女樂浪公主已未王上書麗王曰
本國久經喪亂曆數已窮無復望保基業請以
臣禮見麗王不從辛酉高麗羣臣奏王曰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一國二君民何以堪願聽羅王
之請壬申麗王御天德殿會百僚曰朕與新羅
歃血同盟庶幾兩國相好永保社稷今羅王固
請稱臣卿等亦以為可朕心雖愧衆意難違乃
受王庭見之禮羣臣稱賀歡聲震地於是麗王

拜王為政丞位太子上歲給祿千石創神鸞宮
賜之其從者並収録優賜田祿除新羅國都為
慶州仍賜為食邑新羅自漢宣帝五鳳元年始
祖王赫居世開國三姓繼立朴氏十王昔氏八
王金氏三十七王共九百九十二年而亾金氏
冨軾曰新羅朴氏昔氏皆自卵生金氏從天入
金櫝而降或云乘金車此尤詭恠不可信但原
厥初在　者其為己也儉其為人也寛其設官
也略其行事也簡以至誠事中國梯航朝聘之
使相續不絶常遣子弟造朝而宿衛入學而講

習于以襲聖賢之風化華鴻荒之俗為禮義之
邦。又憑王師之威靈平百濟高句麗取其地郡
縣之可謂盛矣而奉浮屠之法不知其弊至使
閭里比其塔廟齊民逃於緇褐兵農浸少而國
家日衰則幾何其不亂且亡哉於是時也加之
女擴尊位恣行淫穢嬖幸用事羣盜並起及至
景哀荒淫無度與宮人左右出遊鮑石亭置酒
酣酗甄萱之兵猝至而不覺也與夫門外韓擒
虎樓頭張麗華無以異矣若敬順之歸命大祖
雖非獲已亦可嘉矣乃能封府庫籍郡縣以歸

之其有功於朝廷有德於生民甚大昔錢氏以
吳越入宋蘇子瞻謂之忠臣今新羅功德過於
彼遠矣我太祖妃嬪衆多其子孫亦繁衍而顯
宗自新羅外孫即寶位此後繼統者皆其子孫
豈非陰德之報者歟崔氏溥曰金富軾以金傳
比之錢氏而謂功德遠過有何所見而然歟吳
越之於宋奉藩述職君臣之分定矣新羅之於
高麗與此不同蓋泰封者新羅之叛賊麗祖泰
封之臣也雖泰封既斃麗運日昌然新羅之於
高麗未嘗屈膝稱藩一朝棄宗社獻土地北面

而朝可手錢氏則自鏐因黃巢之亂而始據吳越子孫相承歷五季至宋太祖獻十三州因留宿衛以累代藩臣一朝效順納土非以諸侯屈己辱身之比也金傳雖賊萱所立衰微不振新羅三姓相傳幾一千年其深仁厚澤足以固結人心若臣若民豈無自請自獻如三仁者思先王之澤而不忘如殷民者乎況王子論天命人心反覆切諫奈何敬順拒孝子之諫乃以一千年祖宗之重器數千里之提封稽顙拱手與之他人乎敬順之於高麗弱不可强危不自存自

強為善以待天時可也如不獲已合餘燼背城借一死於社稷可也顧不省悟身為降虜北面稱臣匍匐進退於麗之闕庭其異於晉愍吳皓者幾希矣後雖富貴薰炙外孫繁衍安能雪亡國失身之大恥乎如敬順者大節已巨餘不足取富軾比而等之錢氏復何所見而然歟

十九年 是年後百濟亡○後晉天福元年契丹天顯十一年○春

二月百濟將軍朴英規遣使請

降于高麗

英規甄萱女壻也為將軍及神劍為逆萱來投英規密語其妻曰大王勤勞四十餘年功業垂成一朝以家人之禍失地投於人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若捨吾君以事賊子則何面目以見天下之義士乎況聞高麗王仁厚勤儉以得民心殆天啓也必為三韓之主盍致書以安慰我王兼致慇懃於王公以圖將來之福乎其妻曰子之言是吾意也遂遣人歸款且曰若擧義兵請為內應王大喜厚賜其使令歸報曰若蒙君惠道

路無梗則先謁將軍升堂拜夫人凡事而姊尊之終必有以厚報之秋九月王自將征百濟大破之甄神劒降王赦神劒斬能與流良劒龍劒等甄萱死于軍甄萱請於王曰老臣遠涉滄海來投聖化願仗威靈以誅賊子耳王初欲待時而動憐其固請乃從之夏六月先遣正胤武將軍朴

述熙領步騎一萬趣天安府秋九月自率三軍繼至天安合兵進次一善(今善山)郡神劒以兵逆之王分部諸將令甄萱及大相堅權朴述熙等領騎兵一萬大將軍能達奇言等領步軍一萬合爲左綱大相金鐵拱儒朴守卿等領騎兵一萬大將軍王順俊良等領步軍一萬合爲右綱溟州大匡王順式大相兢俊等領騎兵二萬大相庾黔弼領黑水鐵勒諸蕃勁騎九千五百大將貞順哀珍宗熙等領步軍三千合爲中軍又使大相公萱等領步騎一萬五千爲援兵四軍

合八萬七千餘人皷行而前百濟左将軍孝奉等見兵勢大盛免冑投戈降于甄萱馬前扵是賊喪氣不敢動王勞孝奉等問神劒所在孝奉等曰在中軍左右夾擊蔑不勝矣王命大将軍公萱直擣中軍三軍齊進奮擊賊兵大潰虜将軍昕康等三千二百人斬首五千七百餘級賊倒戈相攻諸軍追至黃山(今連山)郡踰炭嶺神劒與其弟良劒龍劒及文武官僚來降王大悅勞慰之命攸司放虜獲百濟将士並還夲土惟昕康等四十餘人送至京師王面責能奐曰始與

劒等謀囚君父立其子者汝也人臣之義當
如是乎臾俛首不能言遂命誅之流良劒龍劒
于真州尋殺之以神劒僭位為人所脅罪輕二
弟且又歸命特免死賜官於是甄萱憂懣發疽
數日卒于黃山佛舍王入百濟都城謂朴英規
曰自萱失國遠來其臣子無一人慰藉者獨卿
千里嗣音以致誠意兼歸款寡人義不可忘遂
拜佐丞又下令曰今渠魁既已納款無犯我赤
子存問將士量才任用軍令嚴明秋毫不犯州
郡按堵老幼皆呼萬歲相慶後百濟自甄萱僭

號凡四十四年而亾。金氏富軾曰。新羅數窮。羣盜蝟起。然其劇者弓裔甄萱二人而已。弓裔本新羅之孽。而反以宗國為讐。圖夷滅之。至斬先祖之畫像。其不仁甚矣。甄萱起自新羅之民。食新羅之祿。而包藏禍心。幸國之危。侵軼都邑。虔劉君臣。若草薙而禽獮之。實天下之元惡大憝。故弓裔見棄於其臣。甄萱受禍於其子。皆自取之也。又誰咎哉。按神劍因父自立。其罪不容誅也。麗祖不惟貸其死。又從而寵之爵。噫此何等政刑也。弑逆天下之極惡。而邦有常刑。不可以在於仇敵而上下其律也。若以歸命而赦之。則是宋劭隋廣亦有可生之道也。天下烏有是理哉。況春秋討逆之法。尤嚴於治

其黨與良劍龍劍雖實刱計而神劍與之同心躬犯大逆則厥罪均也又安可分別首從於其間乎抑麗祖之南征也為利其土地耶將討其亂逆耶推其聲罪討逆故一戰而降百濟數千果之封疆不然則雖以麗祖之威德未應如是之易也義勝而名正故也今乃旣得其地赦其元惡則烏在其為義也烏在其不為利也始之以義而終濟以利使天下後世之為亂臣賊子者無所懲懼豈不深可惜哉

王至自百濟

王還都御威鳳樓受文武百官及百姓朝賀王旣定三韓欲使為人臣子者明於禮節遂自製政誡一卷誡百僚書八篇頒諸中外

冬十二月大匡裴玄慶卒

玄慶

疾篤王親臨問疾執手相訣王出門而玄慶卒王遂駐駕命官庇喪事謚武烈後配享太祖廟庭

創廣興現聖彌勒內天王開泰等寺

先是王患齊民多避役為僧崔凝請除佛法王曰新羅之季佛氏之說入人骨髓人以為死生禍福皆佛所為今三韓甫一人心未定若遽除佛法必生反側矣按麗史太祖欲去佛教恐人心未定而不果愚竊不信也王者創業垂統立法定制除去一異教何患人心之反側乎是麗祖實中心篤好而故為是說以拒崔凝也惟其篤好之也故自立國以

来今歲創寺明年□僧從事釋數路無虛歲爲人衰率而尊尚如此幾何不擧一世靡然從之也鄭自篤好而欲其民之不好也安可得乎大相洪儒卒諡忠烈後配享太祖廟庭立金氏爲夫人初金傅請降王曰今王以國與我其賜大矣願結婚宗室永爲甥舅之好傅曰伯父億廉有女可備內政王遂納爲夫人生子郁

丁酉

二十年後晉天福二年○契丹天顯十二年夏五月金

傳獻王帶帶長十圍六十二銙乃新羅真平王之所帶俗所謂聖帝帶者也羅人以為有神世為國之鎮實藏之南庫垂四百年至是金傳獻之 遣使如晉賀登極

戊戌 二十一年後晉天福三年○契丹會同元年 春三月西天竺僧弘梵來王備法駕迎

之○秋七月碧珍郡將軍李忩言卒忩言羅季保碧珍郡時羣盜充斥道路斷絶忩言獨堅城固守遣使請降王厚遇之忩言感激團結軍丁儲峙資糧以孤城介於羅濟必爭之地屹然為東南聲援至是卒

始行後晉年號○築西京羅城

○冬十二月耽羅世子末老來

朝始賜星主王王子等爵號

己亥二十二年後晉天福四年契丹會同二年○春三月

佐丞龍碁直卒王遣使致弔諡奉義城肅州安

州肅州今肅川○晉遣使加冊王開府

儀同三司檢校太師

庚子

二十三年後晉天福五年○契丹會同三年春三月改州府郡縣號○初定役分田法自朝臣至軍士勿論官階視人性行善惡功勞大小給之有差重修新興寺置功臣堂畫三韓功臣於東西壁設無遮大會一晝夜歲以為常晉還歸質子王仁翟先是遣仁翟入質于晉至是歸

之

辛丑

二十四年 後晉天福六年○契丹會同四年 夏四月

大臣庾黔弼卒 黔弼有將略得士卒心每出征受命即行不宿於家所至有功終始寵遇諸將莫及謚忠節後配享太祖廟庭 遣使如晉

獻方物

壬寅 二十五年 後晉天福七年 契丹會同五年 ○冬十月

契丹遣使來聘流其使于海島

契丹遣使送槖駝五十匹王以契丹嘗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背盟殄滅此甚無道不可遠結為隣遂絶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島繫槖駝萬夫橋下皆餓死史氏曰交隣國柔遠人固封壃謹使命者萬世保國之長策也契丹之失信於渤海何與於我而為渤海報復拒其來使甚

矣流之海島却其槖駞又甚矣而致令餓死絶
之如仇讎彼之報我以仇讎無足恠也自是邉
釁日深至成宗其禍燎原追顯宗乘輿南遷國
之不已如綫其禍已滔天矣下逮高宗其遺種
爲患孔棘究厥所由皆麗祖待強
寇失其道之使然也可勝歎哉

癸卯

二十六年 後晉天福八年 契丹會同六年 ○夏四月

王親述訓要十條制曰朕聞大舜耕
歷山終受堯禪高

帝起沛澤遂興漢業朕亦起自單平謬膺推戴
夏不畏熱冬不避寒焦身勞思十有九載統一
三韓叨居大寶二十五年身已老矣第恐後嗣
縱情肆欲大亂紀綱爰述訓要以傳諸後庶幾
朝披夕覽永為龜鑑其一曰我國大業必資諸
佛保護之力故創禪教寺院差遣住持各治其
業後世奸臣伺請各業寺社爭相換奪切宜禁
之其二曰諸寺院道詵所古定之外妄加創造則
損薄地德祚業不永朕念後世王公后妃各稱
願堂或增創造則大可憂也新羅之末競造浮

屠衰損地德以至於亡可不戒哉其三曰傳國
以長雖曰常禮然丹朱不肖堯禪於舜實為公
心若元子不肖與其次子次子又不肖與其兄
弟之衆所推戴者俾承大統其四曰惟我東方
舊慕唐風文物禮樂悉遵其制殊方異土人性
各異不必苟同契丹禽獸之國風俗不同言語
亦異衣冠制度愼勿效焉其五曰西京為我國
地脉之根本大業萬代之地宜當四仲巡駐留
過百日以致安寧其六曰燃燈所以事佛八關
所以祀天靈及名山大川龍神也後世姧臣建

白加減者切宜禁斷其七曰人君得臣民之心
為甚難欲得其心要在從諫遠讒而已從諫則
聖讒言如蜜不信則讒自止又使民以時輕徭
薄賦知稼穡之艱難則自得民心國富民安古
人云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良將
張弓之外必有避鳥垂仁之下必有良民賞罰
中則陰陽順矣其八曰車峴以南公州江外山
形地勢並趍背逆人心亦然彼下州郡人不宜
在位用事禁國戚皆姻其曾屬官寺奴婢津驛
雜尺或投勢弄權亂政致灾者必有之矣雖其

良民亦不許在位用事其九曰百僚之祿視國
大小以為定制不可增減無功人及親戚私昵
虗受天祿者亦切宜戒之又以強惡之國為隣
安不可忘危兵卒宜加護恤量除徭役每年秋
訓閱勇銳其十曰有國有家儆戒無虞周公無
逸一篇宜當圖揭出入觀省十訓之終皆結中
心藏之四字召大臣朴述熙親授之以訓後嗣
後王相傳以為寶崔氏傳曰麗祖始一三韓創
業垂統宜徃求古先哲王貽謨燕翼之道垂憲
萬世可也今作訓要其條凡十而一則曰奉佛

二則曰創寺于寧反覆于燃燈入闢山水地理之說從諫遠讒輕徭薄賦儆戒無虞顧居其末欲以此訓後世子孫效尤以為家法惠定以後佛氏之禍日新月盛馴致於妖僧遍照而王氏之祀遂絶惜哉

五月王薨太子即位

王不豫宰臣等侍坐王曰漢文遺詔云天下萬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前古哲王秉心如此予遘疾已歷二旬視死如歸有何憂也漢文之言即予意也内外機務久不決

者卿等並與太子裁決而後聞丙午疾大漸御
神德殿命學士金岳草遺詔文成王不復語左
右失聲大哭王問此何聲也對曰聖主作民父
母今欲棄羣臣臣等痛不自勝耳王笑曰浮生
自右然矣言訖而薨壽六十七遺命內外庶僚
並聽東宮處分喪葬園陵制度依漢魏二文故
事並從儉約王規模宏遠正朝廷明賞罰崇節
儉用賢良重儒道謚曰神聖廟號太祖太子武
即位李氏齊賢曰忠宣王嘗言我太祖規模德
量生於中國當不減宋太祖宋太祖事周世宗

世宗賢主也待宋太祖甚厚宋祖亦為之盡力及恭帝幼冲政出太后迫于羣情而受周禪蓋出於不得已也我太祖事弓裔猜忌之君三韓之地裔有其二太祖之功也以不世之功處必疑之地可謂危矣而國人歸心將士推戴然猶固讓欲徇延陵之節吊伐之事亦豈得已哉其好生惡殺而信賞必罰推誠功臣而不假以權創業垂統固亘一揆矣至若宋祖以江南李氏比之鼾睡卧榻則石晉所賂契丹山後之十六州盖視為囊裏中物既收北漢將長驅以定秦漢

之疆耳我太祖即位之後金傅未賔甄萱未虜
而屢幸西都親巡北鄙其意亦以東明舊壤爲
吾家青氊必席卷而有之豈止操鷄搏鴨而已
哉由是觀之雖大小之勢不同二祖規模德量
所謂易地皆然者也忠宣聦明好古中原博雅
之士如王構閻復姚遂蕭奭趙孟頫虞集皆游
其門蓋嘗與之尚論也史臣曰太祖御下以寬
而賢智效力待人以誠而遠近響應好生之仁
出於天性恤民之心發乎至情甄萱父子相戕
則伐而取之金溥君臣來朝則禮以待之以契

毌之强而侵滅與國則絶之以渤海之弱而失地無歸則撫之屢幸西京以為根本之地也觀巡北鄙以連獷悍之俗也草創更始雖未遑於禮樂而其規模遠略深仁厚澤固已培養五百年之國脉矣

六月葬顯陵 自王薨凡二十七日而葬以神惠王后柳氏祔葬

惠宗紀 名武大祖長子

元年 後晉開運元年 契丹會同七年○春遣使如晉

告嗣位兼賀破契丹也 冬十二月翰林院令

平章事崔彥撝卒 彥撝新羅人性寬厚能文章年十八

入唐登第後還新羅及太祖開國挈家而來命為太子師傅委以文翰之任一時貴游皆師事之至是卒謚文英

乙巳

二年後晉開運二年契丹會同八年○春晉遣使冊王○以長公主妻弟昭大匡王規譖王弟堯及昭有異圖王知其誣恩遇愈厚會司天供奉崔知夢奏流星犯紫微國必有賊王意規謀害堯昭之應乃以長公主妻昭用強其勢史氏曰娶妻不娶同姓禮也雖百世婚姻不通況至親乎惠宗之以公主妻昭何也太祖不世出之主也有志化俗而狃於習俗不能變自是厥後視

爲家法恬不爲
異言之醜也

王規謀弑王王移御重光殿

初太祖納規女爲妃生子曰廣州
院君規欲立之諸王弟堯昭欲殺

之王不聽規遂謀弑逆嘗夜伺王睡熟遣其黨潛入卧内將弑之王覺之一拳即斃令左右曳出不復問一日王不豫崔知夢又奏將有變宜以時移御王即潛徙重光殿規夜率其黨穴壁而入寢已空矣規見知夢拔劒罵之曰上之移御必汝謀也知夢竟無言規乃退王雖知規所

為亦不罪之常以甲士自衛史氏曰太祖能駕
馭羣雄刱大業也而不知規之匪人使之居股
肱之地付托孤之任惠宗能繼體守文也而知
規逆謀拱手謹避高麗王百年君弱臣強之端
已兆於此矣

秋九月王薨弟堯立 王疾篤羣臣不
得入見惟小常侍側九月戊申薨于重光殿壽
三十四王氣度恢弘智勇絶倫自王規謀逆之
後多所疑忌喜怒無常羣小并進賞賜無節內
外嗟怨謚義恭廟號惠宗陵曰順陵王諸子幼

羣臣奉太祖弟二子堯立為王堯母即神明順成太后劉氏太師競達之女也李氏齊賢曰羽父請弑桓公將以求太宰隱公不聽亦不討之終致爲氏之禍王規之諸王兩弟亦羽父之意也惠宗不致之罪顧使君左右其免於袖刃壁人之謀可謂幸也時去太祖棄代甫耳規之不義而得衆已能如漢魏之曹馬耶其未有以亂殛之何也嗚呼小人之難遠也如此可不戒哉

王規殺大匡朴述熙 述熙素與王規相惡惠宗疾大

漸述熙不自安常以兵百餘自隨王之末即位也疑述熙有異志流于甲串及惠宗薨規矯新王命追殺之述熙性勇敢累樹戰功後謚嚴毅配享惠宗廟庭王規伏誅惠宗之寢疾也王知王規將作亂密與西京大匡王式廉謀應變及惠宗薨規將作亂王薨之翌日式廉引兵自平壤入衛規知不敢動乃竄于甲串遣人追斬之誅其黨三百餘人

定宗紀 名堯太祖第二子

漸。述熙不自安。常以兵百餘自隨。王之未即位
也。疑述熙有異志。流于甲串。及惠宗薨。規矯新
王命。遣殺之。述熙性勇於
戰功。後謚嚴毅。配享惠宗廟庭。

王規伏誅

惠宗之寢疾也。王知王規將作亂。密與西京大
匡王式廉。謀應變。及惠宗薨。規將作亂。王遣之
翌日。式廉引兵自平壤入衛。規不敢動。乃
竄于甲串。遣人追斬之。誅其黨三百餘人

定宗紀

名堯。太祖第二子